



序言

· 杨荣文 George Yeo
前新闻及艺术部部长

虽然她今天不在这里分享她的经历，但是，她在新加坡独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举足轻重的。我所指的这个人就是领导新加坡广播局多年的黄李淑珍女士。我是在1985年加入新加坡广播局董事局时认识她的，当时我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一名上校；杨邦孝先生是主席，郑东发先生是副主席。有一天，黄李淑珍女士传了一份她亲自执笔的演讲初稿给我们，那是一份准备给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用的演讲稿。李光耀总理已经答应出席新加坡广播电台成立五十周年晚宴并致辞。晚宴前，大家都不确定李光耀总理会不会出席，因为他刚出国归来还患了重感冒。他在最后一刻出席了。我发现李光耀总理的演讲，几乎是一字不漏的，完全跟着黄李淑珍女士所写的初稿。李光耀先生在演讲一开始提到，即使他身体不适，也必须来参加这个盛会，因为他要感谢新加坡广播电台的同事们多年来对他的支持。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黄李淑珍女士一直是李光耀先生出国访问，和国内选区巡访的随团电台导播。据陈庆荣先生的回忆，当时在中央制作组工作的黄李淑珍，她娇小的身躯吃力地背着沉重的录音机紧跟在李光耀先生后面的画面，令他印象非常深刻。

新加坡国家广播事业的历史和新加坡独立的历史息息相关。当年英国的黎德勋爵用三个精简的词句概括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使命，那就是传达讯息、推广教育和提供娱乐，新加坡广播事业也以此为依据。我在设立新的新闻及艺术部时，也采纳了这三点作为这个部门的使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李光耀先生和第一代领

领导人认为，广播在教育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要讲好的英语，要有健康的内容，要多用华语，少用方言，小心处理种族和宗教问题，对外交事务的报道必须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同步，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当时，在广播和电视行业工作，尤其是负责时事和新闻的同僚们，他们的工作的确一点都不轻松。他们经常会接到总理公署发出的指示。即便如此，或因受到政府高层的关注，这批坚韧的传媒战士士气高昂。从上到下，不论男女，全背负着使命感，满腔热忱地为国效劳。他们对新加坡的贡献应该被认可，就像当年被李光耀先生所赞赏一样。

能够在1990年11月被吴作栋总理安排掌管当时的新闻及艺术部，我倍感荣幸。那个时候，新加坡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有线电视以及电视频道的激增，媒体改革已经开始了。这股改革浪潮延续至今，更是波涛汹涌，威力强大。我们必须让媒体更加轻松有趣，我们一定要先娱乐观众，抓住他们的眼球，才能传达讯息，推广教育。这意味着，整个广播行业必须开放。

对于曾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那是一段起伏跌宕的岁月，相信许多为这本书供稿的撰稿人，都不会忘记那段充满甜酸苦辣的时光。1994年，在李金富先生的领导下，新加坡广播局私有化，改名为新加坡电视机构、新加坡广播机构和新加坡电视12。那个时候，由于审查制度的放宽，引起了公众的激烈辩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英语综艺节目——Ra Ra Show，就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节目。我们从容面对批评，听取民意并一步步调整，让媒体继续开放。我们明智的允许新加坡式英语和方言的使用，若没有强烈的本地色彩，新加坡人在第五和第八频道所看到的节目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不一样，就不会有共鸣。多年之后，梁志强曾经提到，若媒体制度没有放宽，他的电影事业根本没办法起步。

这时，本地华语电视剧在郑东发先生的带领下，经已上了轨道。它的成功是新加坡电视史上的一大突破。在这之前，我们必须依赖带着异国色彩的外国制作。让我很惊讶的是，我发现新加坡人对本地制作的要求比外国节目来得高。同时，由于节目是有关本地的社区，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新加坡人对本地制作的节目中涉及性和暴力相关的课题尤其敏感。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对于本地的电影和戏剧制作，新闻及艺术部也同时慢慢的放宽管制。一种专为新加坡观众服务的艺术生态和氛围正逐渐成型，并且茁壮成长，反映出越来越清晰的新加坡人的身份特征。

在1994年，18岁的美国少年麦克菲跟几位青少年因为在新加坡破坏公物一起被判鞭刑。其中一名少年是当时新加坡电视机构，第8频道一位备受尊敬、来自香港的戏剧监制的孩子。当时的资政李光耀先生知道这件事后，请他到总统府，除了表示同情，也向他解释当时刑罚必须执行的原因（之后因为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请求，所有被告都获得减刑）。那位监制虽然非常感激李光耀先生的善意，他后来离开新加坡，那毕竟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痛。

要在开放自由和维护亚洲人的身份认同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更多电视频道的开放，使到每一种官方语言都有自己的频道。在电台广播方面，我们帮助日本人和不讲英语的欧洲人在这里设立电台。后来，通过经济发展局的协助，我们展开了把新加坡打成一个区域广播中心的工程。在1994年，本着要把这个计划推广到海外，我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拜访了一些当地的媒体巨头公司。当时，我们把对国内和对国外的广播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对国外广播几乎无须通过审查，而对国内广播则必须遵守本地的审查和管制条例。我曾经告诉Viacom传媒集团（美国视频及音频传播公司）的Sumner Redstone先生，音乐电视频道的“瘪四与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不适合在新加坡播放。Redstone先生不但没有反对，还说这完全不是问题。很快的，音乐频道、电影频道、迪斯尼频道、美国的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传媒公司都纷纷在本地设立分公司。

不出所料，这些媒体公司开始挖走加利谷山的员工。那些离开的员工，在新的公司不但薪酬更高，有些还有了名气。很快的，我们开始意识到本地电台和电视台的员工，不但薪水过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我们必须找出相应的对策留住和吸引我们的人才。这不但是个健康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本地媒体行业的发展。更多年轻人才也因为意识到这个行业有更好的展望和前景，而纷纷加入。

渐渐地，我们越来越有信心。有一天，萧文光先生和云大箴先生来见我，他们呈交了一个要设立一个英文新闻台的提案。他们很清楚新闻及艺术部的预算有限，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要求更多的拨款。我告诉他们，我对这个计划是否会成功感到质疑。但是，为了不打击他们的热忱，我让他们去进行。可是，我必须先通过内阁的批准。内阁的疑虑比我更深，一些部长甚至强烈质疑我们是否有能力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竞争。在会议上，既没有鼓励的话也没有反对的声音，其实这就足够了，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就这样诞生了。我现在很少



90年代，时任新闻及艺术部部长杨荣文（左二）受邀参加英语时事节目《Contact Y》的录制。

看电视，但是我每一天都会多次查看亚洲新闻台的应用程序，获取最新的新闻和资讯。现在，亚洲新闻台是很多健身房、办公楼大堂和电梯内预置的电视频道，它让我们随时可以收看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及时新闻和资讯，亚洲新闻台也把新加坡的观点推广到整个区域。

多媒体的革命越演越烈，就在我们如火如荼地为整个新加坡铺设电缆的时候，互联网在社交媒体热爆，这让新传媒的频道更难抓住观众的眼球。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急忙制定了一套网络管制的初步框架，即便它很粗略，但这证明我们还是能对广播（相对于小众广播）网站有些制衡。作为传媒系统的管理原则，我在国会宣布我们会坚持审查一百个网络平台。尽管我们当初曾经担忧过，最终我们使得主要的媒体空间相对的健康怡情。同时，加利谷山上的新传媒集团稳住了它的传媒地位。

当我们积极面对新的多媒体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冲击时，我们并不知道其他人正密切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在1996年，一个来自中国的高层代表团，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率领访问新加坡。在代表团里，还有两、三位部长级的官员。在六

天内，他们详尽考察的不仅仅是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也包括了电影院、书局、出版社、剧院和互联网条例的每一个细节。他们也拜访了李光耀先生。他们确信，即便新加坡拥有相对自由的管制条例框架，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作为亚洲人的身份特征。令我惊讶的是整个代表团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出去购物和参观景点。几个月后，中国发表了对互联网的第一套管理准则。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之前到访的目的，就是要以新加坡的经验作为参考，制定他们新的互联网政策。他们研究了新加坡这个小国如何抵御外来的影响，从中吸取一些他们可以借鉴的经验。当我再次拜访中国时，丁关根先生还为了表达谢意邀请我到中南海参加一个私人晚宴。现在中国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要归功于他们在1996年决定开放媒体的大胆决策。新加坡在这个大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随着科技一波接一波的迅速发展，新加坡、中国和全世界正经历着多媒体的迅速蜕变，日新月异。

各个年代的编导、导演、男女演员、新闻主播、新闻编辑、摄像师、录音师、化妆师、技术人员、电脑程序师和行政人员，历经艰辛，打造了今天新加坡多媒体行业的绚丽面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批优秀热血的人才，他们历经电视行业的多次更名，从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新加坡广播局，新加坡电视机构 / 新加坡广播机构 / 新加坡电视12，到现在的新传媒集团，他们坚守在加利谷山上，就像水浒传里在梁山泊聚集的各路英雄好汉。我很荣幸能够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共事和接触过，同时，我也非常乐意为这一批好汉撰写这本书的序言。

回忆往事不仅是书写历史，也给我们的未来提供借鉴。李光耀先生深懂广播，他录制的一系列电台广播——“争取合并的斗争”改写了新加坡的历史。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协助，并掌握了电视这个新媒体。然而，当社交媒体在跨世纪之际突然变得重要时，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有一次，他尝试观看音乐频道，他说那让他头疼难受。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挑战肯定会越来越严峻，随着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对影像和声音的操控，社会根基正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新的世界里，到底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后真相？我们能相信什么？我们需要精通新媒体的年轻新加坡人赶紧站出来，来到前线，就像当年那些在传媒前线努力耕耘，今天为这本书撰写回忆录的前辈一样，接棒冲刺，传承重任。